



我們播種愛情

徐懷中 著

我們播种爱情

徐怀中著

溫勇雄插图

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編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6号

建筑工程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書店总經售

*

850×1168 1/32 10 1/4 印張 11 插頁 236,000 字

1957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8年5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印数 30,001—60,000 (內精裝本 5,000 册)

精裝本定价(6) 1.60 元 統一書号: 10009·247

我們播种爱情

徐 怀 中 著

解放軍文艺叢書編輯部編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1958年·北京

封面設計：溫勇雄

第一章

1

大約是初秋——西藏高原的四季确实不太分明——山嶺上已經積了很厚很厚的雪。雪，在太陽照耀下閃射出強烈的銀光，仿佛那層層大山不是堅硬的花崗岩，而是透明的水晶石。除去常青的云杉，坡地上的樹木已在漸漸地被剝得赤身裸體了。群山所環抱的草原，也已在漸漸地褪去蔥綠而顯露出暗淡的本色，宛如山洪匯集的一片渾黃的、沉寂的湖水。然而，這草原是遼闊的，一望無垠的！

在草原上，雷文竹滿懷興致地東走西走，這裡挖一條壕，那裡掏一個坑。從遠處看來，會以為他是在刨人參果呢！其實，跟隨在背后的陳子璜看得清楚，他並沒有掘到任何值得歡喜的，那怕是一點點什麼小東西，只不過按照不同顏色把挖起的泥土分別包成許多小紙包罷了。所以，不管雷文竹怎樣熱心和著忙，總引不起陳子璜插手相助的興趣。他只是跟著打轉轉，最多隨便問幾句：

“這土，你看怎麼樣？”

“沒有不良的土壤，只有拙劣的耕作技術！”雷文竹以權威的口氣回答，隨後又補充道，“當然，這結論不是我做出來的，是威廉士。”

“是誰？”

“威廉士，土壤學家。蘇聯人。”

陳子璜无可奈何地揮了揮手。

雷文竹象抓草藥一樣裝滿了最後一個紙包——总算完事了——隨後，他背起帆布袋，約陳子璜一同到河邊洗手。

“喲！你看，你看哪！”走着，雷文竹意外地壓低聲音叫了起來，並用手指給陳子璜看。

河灣里，沿着山根背風的地方，落滿了一群一群的大雁。遠望好像誰撕扯到地下來的、一片一片灰藍色的天空。雷文竹高興極了，他只見過排着各種隊形伸長着脖頸從高空悠悠飛過的大雁，從來都沒見過落到地上的。一直到今天，他對大雁仍然保持着某種親切的、神秘的印象。因為在人們觀念中，大雁不是一種普通飛鳥，而是南北戀人的殷勤可靠的使者。

雷文竹怀着孩子般的心情，輕手輕腳地靠近雁群。不過，他這樣小心是多餘的。直到他認為已經再不敢近前的地步，雁群依然沒有任何騷動。這是有原由的：西藏人把一切有翅膀的全認做是“空中的神靈”，任何一種飛鳥，甚至落到鬧市大街的時候，都從不曾受到過人的危害，所以它們見人毫不驚慌。

“看！它們不怕我！”雷文竹目不轉睛地注視着離他最近的一只雁說：“一點也不怕，就好象它們認識我！”

“嗯！也許認識吧！”陳子璜淡漠地支應道，隨後又催促着：“走吧！該回去了，該回去了！”

“等等！你怎么不过来！瞧！多有意思，它身上的羽毛看樣子是很光滑的呢！尾巴，它有尾巴，象鴨子的尾巴差不多。可是有些畫上畫的沒有尾巴。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！走吧！有尾巴是雁，沒有尾巴還是雁。”

“真的，這不正確！”雷文竹重複証明道：“可惜我不會，要是我會畫，現在我非坐在这儿速寫一下不結。不！干脆就畫素描，反正它不會動的……”

“行了！你還有完沒有？人家畫一只雁，你也說長道短。有功夫，你就多琢磨琢磨職務以內的事不好？”

這種不加掩飾的厭煩情緒雖說有些出乎意料，但也沒使雷文竹過於不快。他苦笑一聲，倒退幾步離開了雁群，隨着也換上一副公事公办的態度說：

“也好！我也正想提提我職務以內的事呢！我需要回內地一趟。可以嗎？”

陳子璜吃驚而反感地望了望他，沒有回答，扭回頭就走。雷文竹也背起帆布袋，提起鎬頭，默默地跟在背後。陳子璜走着，並不回頭地反問說：

“你离家几年了？”

“四年。”

“啊！四年哪！我呢？三四一十二年，可還沒有打算請假回家呢！”

“哪里！我不是說了嗎？是職務以內的事。回家，你知道，現在還顧不上。我是為了這些土。這土，需要化驗。”

“化驗？”

“化驗。到農林廳，到四川大學都可以。不過最好准許我到北京農學院去一下。那裡的柳雨人教授我認得。當然，沒見過面，可是我們很熟識，早就在通信。可以說，我算是他的一个‘函授生’。這土可以順便在他那里化驗一下！”

化驗？不錯！化驗是一樁學問深奧的工作。可是說到土，難道土也能化驗？土有什麼可化驗的呢？陳子璜幾乎是以一種嘲弄的話調說：

“你是沒事找事吧！剛才你不是說，那位土壤學家講過：‘沒有不良的土壤！’既然是沒有……”

“可是你必須了解土質！”雷文竹也显然有些气了，“是酸性的、硷性的，各种成分占多大比例。知道不？不知道！你并不知道！那么請問你，这种土适合什么作物，适合什么肥料？要想改良土壤，从哪儿着手？”

“要是非化驗不可的話，那……我考虑考虑，以后再說吧！不过你也別吓唬人！抗日战争的时候，我也在太行山帶过开荒队。从来也沒有尝一尝哪一块地是酸土，哪一块地是咸土！”

“你要知道，我們不是什么开荒队。是农业站！”雷文竹突然变得心平气和地說：“当然！你是站長，我能去不能去，你完全有权决定。不过，一个农业技术員，我想，他总也該有权請求站長給他仪器。化驗土壤要使用仪器的，不是用舌头尖去尝味道！”

“仪器？”

“仪器！”

“哼！仪——器。”

誰也不再說什么了，仿佛他們的爭論已經得到統一。象兩個全不相識的人一样，各自低头走路。陈子璜走得很快。在軍队里待久的人都会有这种难以改变的习惯：即使是閑躊躇，也要赶着快步，好象去替一个得了急症的人請大夫，有时意識到沒必要，会驟然間緩慢下来，但过不了一时，又会不自覺地加大速度。所以，他和雷文竹的距离很快便拉远了。

陈子璜順小道穿过阴冷的、不見阳光的杉树林。这时，他开始懊悔起来。本来，他并不想給雷文竹找什么过不去。实在說，無論看哪方面，这都是一个挺能干的青年人。剛才无缘无故往他身上使性子，全是由于自己的心緒煩乱。陈子璜只要一想起他不是別的什么人而是站長，他立刻就会来气的。不錯，站長！这头衔分量并不算重，可是，天老爷！好难对付呀！有人說部队后勤工作是最伤腦筋的。陈

子璜做过师部后勤处长，但他觉得那比做这个小小的站长要轻巧万倍。一句话，紧跟着站长头衔，就把整个草原都压到你肩膀上来了。这该是多么大的分量呵！也许，换一个精明的人，不消吃力便可以担当得起吧！真的，陈子璜常常这样想。他甚至还到工委会做过这样一次请求。然而，正象他所预料的那样，请求是没有结果的。

前天，陈子璜到工委会去时，工委書記苏易没在家。秘書說他到宗本^①格桑拉姆那里去了，有几樁公事必須在那里和她商定，因为宗本是几乎从不到宗政府来的。陈子璜决心等候，晚飯后，書記回来了。

書記約摸有四十多岁，已經在发胖，并且在秃頂了，眼神里时时露出疲倦无力的、忧愁的神情。不过，和他的下屬們在一起时，他总是十分愉快和喜欢說話的。他簡直坐不住，总是走来走去。現在，他給了陈子璜一枝印度香烟，就开始走起来：

“抽一支吧！当然的，这种烟真說不上高明，象辣椒面，而且价錢貴得可怕。”書記把自己預备点燃的香烟扔回到桌上去：“没关系，再对付些日子吧！要不了太久的。等我們貿易公司一开張，馬上就有‘大中华’。”

陈子璜是不吸烟的，也沒心听这些話，沒作声。

“怎么样？子璜同志，忙得够受吧！”

“要是能忙，再怎么都可以受得住。可現在怕的就是忙不起来！”

“唔！？”苏易惊异道：“你在害这种怕？”

“可不！忙不起来。我已經有些怀疑了，这个推广站到底需不需要还是个問題。要我看，有沒有都行！”陈子璜悶声說，“要是非有不可的話，那！换一个同志来做站长吧。吃不消！我是吃不消。趁早，

^① 宗本——相当于县长。

免得以后不好收拾……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苏易重新打量了一下陈子璜，意識到他的来势不小，“事情还没有真正开始呢，你怎么就觉得吃不消了呢？究竟是哪里吃不消？你試着去吃得消不行嗎？”

“怎么沒試过！我們試过的呀！”陈子璜站了起来，粗声粗气地說，就好象苏易要找着跟他抬杠似的。“我們全体出动，大大小小的庄子都跑遍了。到东家央求，到西家禱告。說我們可以尽力帮助，壩子上又有的是荒地，誰开了就算誰的，既不要交租又不要納稅。可是，你找这一家，他說了：‘行！我愿意去开地。开一天要給我兩皮袋青稞。要不，半个茶包也行。’你再寻到那一家，他又說了：‘行！我愿意开地。开一天要給我象羊皮那么大一块布。要不，許我尽着自己手抓一把鹽巴。’可这还算頂客气的呢！有时候說不定还要碰上一兩個无賴。他們会嘻皮笑臉跟你打哈哈：‘行！我愿意去！可是，开多大的一块地才能給我一个汉人姑娘呢？’呸！听听吧！”陈子璜憤怒地說，“你想尽法子要幫他們弄一块养生地。可他們倒得理不讓人，就象有什么事不能不求他們……”

“可是——好了！你停停。他們为什么要这样对付你呢？”

“誰知道。橫豎他們是不知道为自己发愁。不曉得你注意沒有，他們無論如何都不会为自己发愁。”陈子璜不以为然地搖搖頭。

“可是为什么呢？你說这是为什么呢？”

“我想，許是他們对土地沒有多大兴趣……”陈子璜断然道，“一句話說完，懶！西藏人生性就懶惰！”

“唔！下这样的評語，你不觉得太早？”苏易停住步，站在陈子璜面前，他还在微微发笑。但陈子璜已經从他的笑容里感到了严厉和斥責，这是从他那双眼睛里透露出来的。苏易帶着他那种特有的神情說：“你不是針對某个人下这样的評語。同志呵！你是針對整个的西

藏人，一个民族。那好吧！既然如此，你就先把你这个評語保留起来。注意！我說保留，那就是請你存放在自己腦子里。不要再端出来到別人面前去显示你这种‘新发现’。当然，我們很快就可以弄清楚你的評語究竟說明了什么。不过，現在我們还来不及为这个吵嘴打架。現在，對我們最当紧的是……”

陈子璜的回忆突然被截断了……

冷不防，从杉树背后霍地跃出一个人来，赤脚光腿挺立在陈子璜面前，把夾道一般的林中小路完全給堵攔了。这个西藏人身架相当魁梧，但很消瘦，赤裸的前胸突現着一根根肋条骨，靠肚臍下纏着一件臃腫齷齪的老羊皮袍，大約就是从这件皮袍上发散出一股扑人的油腥臭气。他的憨里憨气的臉，象他的肩臂一样黝黑骯髒，使人无法看出他的年岁。他的深陷的眼，发直地盯視着陈子璜，这眼光是呆痴的，却也是可怕的。他的綳出青筋的手紧紧攥着刀把……

陈子璜不由向后腰一摸。沒有！离开部队时把左輪和胸章帽徽一块上交了。冰冷的汗水登时从兩腋淌了下来。于是他机械地厉声喝道：

“做什么！你要什么！你要做什么！”

那人并不答話。随着他的沉沉的、慢吞吞的动作，一尺多長明光发亮的腰刀出鞘了。整个的从鉄鞘里拔出来了呵……

2

农业站的人，无一例外都住在阴暗潮湿并且发着土腥的窑洞里。这使苗康提起来就气愤填胸。他被調来以前所听說的，和这相差太多了：全是兩层楼房，光身汉住單間，有女人的里外間还帶爐灶，是啊！这是起碼条件。結果呢？哼哼！“破瓦寒窑”！連附近山庄的藏

民也可憐他們了，說情願把屯草的房子讓出一半來。但，大約是為了農業技術推廣站的尊嚴吧，沒見誰有過“喬遷之喜”。

在這種情勢下，剛剛竣工的馬厰便格外讓人嫉妒了。它高大、寬暢而又明亮。圓窗戶，柵欄門。頂棚是一排細木料，上邊蓋了一層草，草上又壓了一層泥。牆壁用石灰粉刷過。如果去掉那兩排木板槽和拴馬樁，簡直就是一個象樣的大廳。這座堂皇的馬厰在搭架子時，已經引起附近山民們的密切注視了——就是為了讓他們看的呀——這，不能不歸功於兽医苗康。本來，陳子璜是不願意為馬厰破費一筆巨大的人力和錢財的。他甚至已經在兽医的修建計劃上批了“緩辦”二字，可是苗康絲毫不肯放鬆，他堅持着一條無可批駁的理由：人在任何艱難環境中都能照顧自己，而牲口，離開了人的照料就只會毀壞自己。同時，在請求修蓋馬厰的這件事上，苗康還以团支部組織委員的名義發動了集體力量，不少團員是他的熱心極力的支持者，比如林媛就是其中之一。倒不是這位氣象員確切地考慮到了馬厰的嚴重性，她不過心想，既然苗康認為必要，那就是說，這樁事是應當刻不容緩地辦理的。

林媛正朝這邊走來。照說，她到會計室去絕對不需要路過馬厰，但她來了。她雙手以輕微無聲的動作趴在窗台，探頭向里边望去，苗康正伏在槽邊，用毛筆蘸着紅墨水，往小木板上寫着字碼。他的頭發動人地在額前搭拉着，遮住眼睛。他在工作呢，專心專意工作着呢！林媛不聲不响地把他看了好久好久，她不愿驚動他。

不知是無意的，還是聽到了她的呼吸。他抬起頭，看見她了。

“有事嗎？林媛！”

“沒什麼，我以為這里沒人，門开着，怕是忘了鎖呢！”她立刻意識到自己並沒有在門口，而是趴在窗台上，接着補充說，“馬厰里需要裝一枝寒暑表，我想，站長會同意的。可是應當裝在什麼地方呢？”

“你进来呀！”

林媛走进来，一边想着要說些什么。她立刻就象平常那样沉着起来了。

“就装在这里吧！靠門近点！”

“也行！”她又起腰，認真地打量着四壁，“不过还是这里比較合适，恐怕門边容易碰着。你在做什么？”

“写字碼。所有的馬都要編号。几号馬就一定要拴几号椿。”

瞧！他不象別人，他的工作从来都是有条不紊的——林媛帶着一種說不瀟是为苗康还是为她自己而驕傲的心情这样想。接着，她走近去，依在石槽上，会神地看苗康写字。濃濃的鮮艳的紅墨水順着笔头淌下去，但在不光滑的木板上立刻就干了，变成了一种暗淡无光的顏色。他写完一块，她就拿了过去，另外递給他一块空白的。从她那种郑重其事的态度看来，似乎这工作是必需有兩個人协同才可以完成。不过，如果有第三个人在場，一定可以发现，林媛的注意力并不在这件繁忙的工作上。

可以說，从一起头，林媛就是怀着对苗康的极大敬慕而認識他的。

那次，林媛在河边洗被單，正洗着，忽然背后有人說：

“同志！請問你一声……”

她回过头，一个青年提着皮箱站在跟前。他身材高高的，但并不显得笨重不灵，穿一身淺灰制服，臉孔十分端庄，但不知是哪里略帶些女性。他的声音是宏亮中听的，有一种自然的共鳴。

“这附近，好象应当有一个国营农場。我是說农业技术推广站。有嗎？”

“有啊！你是到我們农业站来工作的吧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噢！那边，那里就是！”

順着她那淌水的手臂，他望見一片土窖，死沉沉的，仿佛沒有人烟。几只老鹰在上空兜着圈子……

“怎么样？”她以探索的眼光看着他，“沒想到吧！一个农业站会是这样。”

“不！我想到过。我到这里来不是任何人的意思，完全是我自己請求的！”这话，显然是一种由于受到輕視而感不快的口气。他說着，提起箱子，随便点了点头：“謝謝你！”

“等一下！我們一路走不好嗎？”她微笑着，十分大方地說，“我就洗完了。”

林媛对每一个新来的人都給以亲切的接待，虽然并沒有人交代她这样做。她盼望新来的人就象战士在最困难时盼望前来援助的战友那样急切。而現在，她却有意无意得罪了这个年青人，她意識到剛才的話講得不够得体，想要挽回一下。

“到农业站来，担任什么工作？”她問話的声調显示出她打算攀談。

“那要由組織上来决定了！”他坐下了，“不过，我是学兽医的。去年从技术專科学学校出来。”

“是嗎？那太好了！你們这可是專門人才呀！在技專住了几年？”

“我是插班。只住了兩年多，本来我是在学內科。”

“轉学的，那为什么呢？”

“学內科是我父亲的意思。我有兩個哥哥都是內科医生，我們家开了一个診所。可是我，我忽然想到做兽医是最难不过的。比內科医生要难多了！”他謙遜而又自豪地說，“人，会說話，他可以把自己的病症講得一清二楚。牲畜呢？那就全要看医生的学識，看他的經驗，

看他的能力!”

这短短几句话，给了林媛极为深刻的印象。一个人，应当这样，要有自己独特的、坚定不移的志向……她大胆地望望他，这样想着，从河里捞出并未洗净的被單，丝毫不帶客气地说：

“来！你抓住那一头，我抓住这一头，我們把水擰干！”

一个人是不好对付湿淋淋的沉重的被單。但更主要的，林媛認為这样做是一种亲近的表示。在擰水的时候，她明显地感觉到对方沒有手力。这軟弱无力的手也是可爱的呵——她爱他了——难道剛剛見面，只經過这么簡單的一番相談，就可以决定爱一个人嗎？人們谁会帶着輕蔑这样責难她。但有什么法子呢？这是她的事。

在每日照常的接触当中，苗康并不是沒有觉察的，他不傻。有时，在什么地方不期而遇，誰也沒說什麼，便匆匆错过了。但只从短暫的对視中，苗康却能完全領略到未婚女子那种不可言傳的目光。不待說，这一切对于苗康是十分舒心的。同时，在他的观念中也是心安理得的。就象順手撿一个自动从树上掉下来的果子，既不費力，又不至遭到非議。他从不曾对她有过什么公然的表示。在她面前，他始終保持着应有的礼貌和严肃。不过，他却善于从細微之处去迎合她，去适应她。她喜欢跟他到河边去閑散，他从不拒絕。而且，当和她并肩向外走去的时候，他暗暗希望別人——最好是所有的人——都能够看見。这时候，他特別感到心滿意足。他留意着各种各样的反映：贊同、羡慕、嫉妒、厌棄。但無論你持以任何一种态度，都不至引起苗康的反感。更切实地說，他一律欢迎！因为他觉得这是不关紧要的。重要的是你們已經看見，除了我，她是根本不愿意同別人去踮灣啊！

木牌写完了，为了防备不老实的牲口，需要釘高些。苗康要去找梯子，可是林媛立刻提議說：